

文峰塔

外公的帐篷

我的队长我的棉地

戴巧珍

又到一年清明时。这几天频频梦到外公、母亲等几位亲人。像生前一样，梦境里的外公还是那不苟言笑，沉默倔强的样子。这让我想起以前母亲常跟我讲的一件事。

母亲16岁那年，外公被村里生产队派去看山了。山与我们村隔一片海，村里人管它叫隔海。站在海边，年轻的母亲和姨妈能看到它蜿蜒的曲线延伸几公里。这么大的山，父亲巡一次山要多少时间呢？姐妹俩老是这样互问。

问的是巡山，其实是想父亲了。外公一去一年多，去年过年也没回来。外婆时常拉满长长的视线看向海说，这么近的路，一年了也不回家看看，我就算了，两个孩子也不管么？！也不知在山上过得怎样，信也不捎一个！

母亲和姨妈决定代外婆去看看外公，顺便在山上砍些过年的柴火回来。她们俩研究了一晚上：如果走旱路去隔海，推着手拉车上路要花上几小时，而且人生地不熟，对路线心里没底；但如果直接撑小船走水路，二十几分钟就到了。她们决定向叔公借条船来。

外婆给姐妹俩准备了很多吃食，

米馒头、年糕、糯米圆子……还捎上了外公最爱吃的番薯烧酒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姐俩出发了。

这是母亲姐俩第一次驾船出海。大母亲两岁的姨妈虽然跟外公出海几次，也跟外公学了儿招驾船的架式，在外婆面前也信誓旦旦夸上了海口，但真正独自作战时，低劣的技术暴露无遗。她们在渡口折腾了一个小时才真正驶入海面。要命的是，此时接近年关，气温跌至零下七度，在家里敛声息气的寒风，此时张牙舞爪，横冲直撞，把小船撞得团团转不说，而且每一道风，都像长了利齿，每过来一阵就仿佛要掀掉姐妹俩脸上手上一层皮。

残酷的环境下，姨妈反而镇定下来，坚强和勇敢战胜了心虚和胆怯，藏在记忆深处的驾驶技术被激活了。她抡起胳膊有节奏地掌控着竹篙，小船渐渐听话起来，二十几分钟后，姐俩总算平安抵达海边。

姐妹俩下船一看，外公竟然抡着一截木棍早等在岸边了。

原来外公早就觉察到这只“不明船只”了。年关到，偷山贼经常会有。此山归生产队所有，山上的每一根草都不容侵犯。这是外公的信念。

可当船只靠近，他看到两个冻

得脸无血色、双眼通红、披头散发的“偷山贼”竟然是他的女儿！

外公气得大吼一声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？你们不知道没有生产队长的同意，谁也不许来么！快给我回去！”

又冷又饿的母亲起初见到外公候在岸边，一阵欣喜。不想安抚一句没有，还挨一顿训斥，不由得抹起了眼泪。姨妈和外公一样的火爆脾气，她朝外公翻着白眼，大声说，回去就回去。你管个山就了不起了！

姨妈三下五除二向外公扔下带来的东西，转身就要向船上走去。母亲却冷静下来，她一把拉住姨妈的手臂，轻声说，姐，你都累得精疲力尽了，你现在还有力气撑船吗？再说今天风这么大，太阳都下山了，回去会更冷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睡一晚，明天再回去。

姨妈沉默了一下，同意了。

外公不理她们，径直往宿舍方向走。姐妹俩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。

到了外公睡觉的茅草屋，外公依然抱不吭，他从床底找出一顶帐篷，抱起被子就向外走。

母亲追着跑出去，爸，今晚我们睡哪里？我们的被子在哪里啊？

爸，爸——

外公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气得姨妈在地上直跺脚，冲外公大喊，山上就你一个人，谁知道我们来了？你就瞞吧——

等姨妈和母亲就着屋里的几株青菜充了饥，找出被子搂在一起睡觉，外公都没有回来过。

第二天，姨妈和母亲走出小屋，发觉屋外天已经大亮，阳光金子般地铺满了山间的花花草草，散发沁人心脾的清香，各种鸟儿在林间啾啾，如开音乐会般热闹。姨妈和母亲心情大好，昨天与外公见面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。

当她们割好一捆柴往船边走去的时候，不由得愣住了。

只见她们的小船变了样——原来空无一物的船舱上用竹子和柴草结结实实地架起了一顶“帐篷”。姐俩马上明白了，她们转头寻找外公的身影，发现不远处大树边有一双眼睛盯着她们看，见她们看他，又倏忽隐没了。

母亲叫起来，爸——

外公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返程的路上，钻在柴草掩护的“帐篷”里，母亲感觉暖和极了。连撑船的姨妈因着这竹子枝叶的遮挡，也觉得海上的风不太大了。

童振祥

我曾有十亩棉地，是单位承包给我的。我所在的单位是青珠农场西关大队第十生产队，队长叫陈振清。2018年8月22日，青珠农场变革为长街镇青农社区。队长转换角色不到二年也驾鹤西去。

时代大潮淹没了过去，裸露在心头的是我的那片棉地。

青珠农场是国有农垦企业，创办于1956年2月，主业是棉花。1983年，农场把改革的触角伸向棉花产业，试行“家庭农场”。场里把土地承包给每户的生产队职工，由他们负责播种管理，生产队负责采摘销售。

我的队长来自桑洲镇麻山村。他按照抓阄的编号顺序，给大家依次划分地块，我分到了十亩棉地。有位阿姨在队长面前为我担心。队长当即打断她的话题，“船到桥头自会直，难对付介多。”他还用粗壮的手柔软地比划着。

清明过后，队长叫我药粉搅拌花籽，把探亲欠下的三天义务工结了。我想说地里的活没干好，可能要影响棉花播种。可一想起他那个比划的动作，心一沉，又懒得同他搭话。

三天过后，一场持续多天的雨过后，雨浙沥沥，仿佛落在我心口的油锅里。有一天，我终于盼到天晴的迹象，便穿上雨衣，早早来到承包地掏“草籽饼”。我的部分地块蚕豆套种草籽。这旱地草籽书名叫“黄花苜蓿”，是播种棉花打底的绿肥，我像挖坑那样将它挖起，然后又将它反个面深埋。泥巴粘满钉齿，我的动作十分笨拙，掏了个把小时，这条绿带不见得在缩短。再过三五天棉花就要开播了，按这个速度，给我一个星期都掏不完。我心里急得热烘烘，干脆剥光衣服，呆呆地望着黄珠山。此时的天空，云层懒洋洋地泛白开来，一副睡意朦胧的样子，那雨丝似雾，又像缥缈的丝巾，回旋在黄珠山上。

“穿上雨衣，当心冻了。”队长披着雨衣，提着铁耙，从我的背后走来，那声音在寂静的空间字字清晰，触动了我内心的孤独。我倏然间蹿上一团火，想借铁耙发泄，可那铁耙举在手中越来越沉，而每一次落下，又显得越来越轻，偶尔会从“草籽饼”中弹了回来。忽然，我身后隐约传来响动，回过头，见队长在帮我掏“草籽饼”。他快速挥动铁耙，不多时已追到我身边。他问我：“刚才在望什么呢？”他流淌在笑容里的汗水，在我将瞬间汇成一股暖流，奔涌着将我冲出眼眶。望什么呢？黄珠山上有个水塔！每当想家的时候，我就爬到了水塔顶，朝着胡陈港的方向瞭望，直到港水消退了天边的霞光，我的心才渐渐安静下来。队长说：“我侄佬在农场做过知青。他肯吃苦，诗写得很好，后来考到台州读师范去了。年轻人只要勤奋，就不会眼前独条路。”队长要我交换铁耙。他的铁耙与我的相比，钉齿细短，拿在手里十分轻巧。竹柄已被汗水染成啡色，光滑得摸不出竹节，上面刻着“王冬梅”三个字。

我无法忘记这样的情景：一望无际的棉地，二个人的天地，乍暖还寒季节，雨水与我身上的汗水交融，铁耙从沉睡的土地里翻出春的气息，队长伴奏着我青春的歌。之后，队长还是一副粗犷的模样，但不管怎么看，都能感受到淳朴中的亲近感。我自然而然地叫起了“振清叔”。

棉花的生长要经历播种、割草、补苗、整枝、施肥、除虫、打脑、采摘等多个环节，尤其是棉花出苗后，气候时常多变。雨后的塘地，青草疯长，棉苗纤细，小草相依，老职工用尖角一

挑一勾，小草就丛从株脚剔出来。他们草刮着地“沙沙”响，削草就像刮胡子一样，而我就像小学生学写字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连草带苗一道削去。烈日烤得棉苗耷下脑袋，小队人员仍在用汗水无数遍地滋润着脚下的土地。棉花的棵儿一天天变粗，暗红的枝杈一寸寸伸长，行与行的间距一点一点缩小，这时的我开始跳跃式割草，还有意同小队人员保持很短的距离。大家都夸我削草快起来了，已经适应这一行了。

农历七月半临近，队长到每个队员的棉地抽株数桃测算产量。记得有个下午，队长还未走出我的地块就连声叫我，那声音出奇的大。他古铜色的脸盘变得通红，整齐的牙齿目不瓢剔切牙，与我对视的目光一阵颤动，“你是怎样削草的？两头光溜溜，地中央青草蓬蓬，连人都走不过。还有，缺株太多了！”尽管他把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深感愧疚，只好坐在田埂上不吱声。队长站了一会儿走了。我见他虎背熊腰，像个儿走了挺挺，那脚步踩在田埂上，听起来是多么的稳健有力。

更让我入心的是那场雷雨。有天下午，大家躲进黑洞洞的草棚，外面雷光电火，风横雨急。大家或蹲或坐，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坐办公室有多爽？有个阿姨突然指着我说，“坐办公室谁不会？连他都可以坐。”我的脸上似乎被蜂蜇了一下，火辣辣地难受。这时，队长插话了，“人家还是小后生，你下结论有些早了。我们走的是独条路，难道他会同我们一样？”我的心又“咯噔”了一下。雨水淋过棉花生长的每个环节，这次竟淋到了我的心头。我心里卷起的波澜，漫过彷徨，冲击着时断时续的梦想。可现实是密密的雨帘，哪能看清前方的路？

一转眼，棉花进入采摘期，队长安排我拉棉花。我每天拉着两只大竹筐跟踪采摘团队，稍有空余就埋头看书。棉花进入旺季后，车上要放三只大竹筐，队长怕我拉不动，就叫我称棉花记账，于是，棉地成了我的阅览室。太阳在棉地上空画了半个圈走了，而我借用深夜的灯光，继续寻找棉地的出路。每天带着书来到棉地，我心里就不再空虚，有时双眼看得发酸，便躺在田埂上。秋天的天空很蓝，白云被风撕成一片片，甩开水袖轻舞飞扬。我的心仿佛被云儿牵走，感觉离棉地越来越远……

二年后的深秋，我离开农场。见路人背着棉箩，我就看到自己的影子。我双眼湿润停下脚步，向农场鞠躬道别。后来，我曾多次来到农场，看望振清叔及一些关心过我的农场人，也看望了我的十亩棉地。我的棉地一部分变成了林地，不见草棚，不见棉花，几乎没有当年的痕迹。

2014年，我在县五水共治办公室挂职。有一天下午斜对面向巡查，车子在原罐头厂斜对面的新路上行驶，我见前面有两个人鹅行鸭步，那模样非常熟悉，便停车上前打招呼：“振清叔，阿姨！”冬梅阿姨戴着口罩，美丽的眼睛失去光泽，毫无表情地打量着手。振清叔说：“她去年动了手术。老了，都垮了，我的一只耳朵也聋了。”我们聊了一阵子，冬梅阿姨的左臂在振清叔搀扶的手中动了几下。振清叔说：“你阿姨站不牢了，该回去了。”

天阴沉沉的，酷似我的心情。路边两排挺括的树木，构成一条绿色通道，秋风卷起片片绿叶，好像在翻阅我那段往事。振清叔搀扶着冬梅阿姨，像蜗牛那样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。他俩的后背有些佝偻，而前面却是他俩曾经挥洒汗水的棉地。

今又清明

袁伟望

清明，在我，最初的印象是清朗快乐，是那一块带灰的青麻糍。

那天，我随父亲来到春光漫溢的田野。空气带着温暖湿润的花香气息。眼见得田水映蓝天，白云照碧水，花香鸟语，阳光明媚，天地一片清朗。父亲与我走向下山庙，静静地一路。见着田野里的一切，我的心情是喜悦而奔放的。父亲到后，就忙着选谷种，浸谷种，旁边的地灶火烧得红红的，两只大锅上的大木桶上，水汽蒸腾，一阵阵、一团团地腾上屋顶。父亲忙着，让我到外面“随便看看，不要乱跑”。我则得令如脱缰野马，跑到田岸上飞奔。

下山庙，庙后有山有岩坡，庙前有大道有河港有石桥。山边草青青的，河边草绿绿的，大道上偶尔有人走动，隔远到海边天边，一切好像也都是静悄悄的。庙边的田岸上，花开花香，红的，粉的，黄的，紫的……一片，一片，又一片，明亮着，明了亮了我的眼睛。还有鸟儿叫着从我头顶划过，在水田上飞翔，飞掠划过的一道道痕迹，也映着蓝天白云，映着碧蓝的水，还伴有脆亮亮悦耳的鸣声。一片的明净，一片的爽心，人舒服极了。我玩累了，坐在桥头，看天，看水，看鸟，看花，看能一眼看到的一切，一切。

父亲喊着我，我说给我喂了青麻糍让我跑过去吃。原来队里的一位大伯上坟回来，给了父亲青麻糍。父亲从灶膛灰里拿出鼓鼓烫烫的一块青麻糍，拍拍灰，让我接着。说做清明了，供过的清明麻糍吃过，我就会被保佑，壮壮实实，健健康康，今年一年，样样都会像田野里的花草一样健康生长。父亲告诉我，做清明是要祭拜祖先的，我记住了，香火的，不能忘了祖先了。烫烫的，香香的，青麻糍被我放在手上来回拍着。我吹着气，吹着灰，慢慢把青麻糍一点点拉长，拉成丝，仰头，张嘴，摘一点丢进嘴里，慢慢享受。青麻糍就这样被我一点点吃掉。青麻糍那种香，那种甜，那种烫的糯，真是太好吃，太让我喜欢了。柴草的灰，父亲说，那叫百草霜，人吃点，没事，健康。就这样，我记着了带灰的青麻糍，记着田野上明亮的清明，记着乡村清明该有的清明亮。

上学后，清明快到的时候，学校会组织我们去扫墓。我们排着队，红旗引领，走向伍山道士岩。到达道士岩，老师让我们肃立在烈士墓前，向烈士三鞠躬致敬。然后，老师给我们讲王泉圣烈士英勇战斗的故事。我们听着，想象着道士岩里洞连洞的大石宕，想象着王泉圣排长带着战士冲向山洞，想象着土匪的

凶残顽固，想象着战士们把手榴弹投入土匪潜藏的岩洞炸响的情景。随着情节的进展，故事里出现的场景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浮现。王泉圣烈士的壮烈牺牲，让我们流下了泪水。我们对英雄王泉圣充满了敬意，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。老师讲完，我擦掉泪水站到老师站过的高高的坎头上，面对同学，认真地“讲”完老师让我背熟的文章，表达我们的缅怀感情，表达我们要向烈士学习的决心。清明要祭扫烈士墓，就在这个时候种在了我的心里。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那么鲜红，好像也真领会了。以后，教书，每年清明与学生一起祭扫烈士墓，缅怀英雄，就成了我人生很重要的内容，以致看到英雄的故事，有时会默默流泪。

是的，我喜欢英雄，敬仰英雄。其实我更喜欢有英雄的清明。当然，我更真心喜欢有清亮清明与我小时候那样的清明。是的，我对清明有一种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的向往。回想，在成长过程中读到杜牧的《清明》，读到“欲断魂”，我体会不是太深，虽然嘴上会一直念着诗句，但心里却盼着清明是“清朗的天，明媚的阳光”，清明是小孩们可以在田野里自由自在活动的快乐春天。今天姐问我约个什么时间，一起去看望父母。我心里就想着了清明晚上我独自一人打开电脑，翻看父母留下的照片。起先心情还平静，看着，看着，喉头哽咽，泪水就禁不住流了下来。父母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在大家面前没流过泪，上天要父母走，父母也没有遗憾，那就是自然的事。自然的事就顺其自然，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件做好就是了。可是，后来，没有了父母的日子，似乎天真就空了。到老屋，到父母生活过的地方，见着旧物，我的心空落落的，真好像没了依归。

真好，像极了心里真有所期盼的。年年清明，清明年年，清明是什么呢？

清明，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？清明，是“野田荒草只生愁”？清明，是“无花无酒过清明”？清明，是“风暖草长愁已醉，行吟无处寄相思”？清明，可也是“游子寻春半出城”；可也是“莺儿狂。燕儿狂。翠盖红缨，道上往来忙”；清明，可也是“依约天涯芳草，染得春风碧”；可也是“落日涯船箫鼓动，分明一幅上河图”。清明，气清景明，清明是明亮亮的；清明，思绪是复杂的，缅怀的情意，是深深沉沉的。一年一清明，我向往“清明”，向往清明的“清澈明净”，向往清明的“政教清明”，向往人在清明里清明的生活，向往清明我自己的“精神清明”。清明，自然的清明，气清景和，有晴朗，有清朗，有蓝天



新视界

春

(金伟君 摄)



碧水阳光迷人的明亮与和谐。人间的清明，有扫墓，有祭祀，有温暖，有思念，有感恩，更有生命快乐成长与幸福延续的喜悦。“万物至此，皆洁齐清明。”原来啊，我心中一直有慎终又追远“明德归厚”那热切的感恩与期盼：期盼心灵的清亮，感恩幸福生命的轮回。

年年清明，今又清明。今年的清明，我又会与家人们一起去看望父母，在给予我生命的父母面前奉上一捧鲜花，回忆，缅怀，再做一次心灵的“清明”，带上我对生命的感恩与祝福，清清明明地去好好过新一年的生活。